



当代文学丛书

# 多余的人

韩 振 波

## 内 容 说 明

作品叙述了一个女人的悲惨遭遇。苏惠娟的父亲在一九五七年无罪罹难，这注定了她和她的家庭不幸。她以多余人的角色捱过了“文化革命”带给她的种种欺凌和磨难，但她毕竟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，当她最后被剥夺了一个女人的尊严和爱的权力的时候，她不得不以过早结束生命的办法求得精神上的解脱。

作者满怀激愤同情之心，用叙述和描写的手法，将苏惠娟的不幸遭遇写得凄婉动人；苏惠娟是被牺牲了的不幸者的典型，她的含冤死去，是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以及那条极左路线的强烈控诉。

插 图：李 焙 戈

### 多 余 的 人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 数 121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 $\frac{1}{32}$  印 张  $6\frac{1}{4}$

1980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00,001—165,000

书 号 10019·3010 定 价 0.45 元

## 第一章

过了七五年，苏惠娟就二十八岁了，可是还没找到对象。为这件事情，家里着急，自己更着急。不过，两种着急的表现截然不同，家里是公开的着急；自己是不声不响的着急，甚至是用若无其事的神情掩饰着自己的着急。

苏家曾为姑娘的婚事进行过极大的努力：敦促她抓紧；托亲求友帮忙，四处寻找合适的伴侣。一是因为苏家成份不好——父亲苏醒亚是戴帽的右派分子；二是因为姑娘在乡下插队，至今返不了城，所以这件事始终难以处理。多数小伙子挑剔姑娘的出身和地位；也有的和她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把她抛弃；有极少数的是姑娘看不中。这样一来，苏家就更着急了。

这成了苏家的沉重负担，使全家束手无策。

这项负担的分量在与日俱增……

它给父母珍贵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无穷的忧虑；它使弟弟卫平、卫宏和妹妹惠芳、惠芬渐渐联想到自身的类似不幸，唤起了他们哀怨的共鸣。

可是，姑娘似乎却越来越沉着了。

她好象要豁出去，根本不怕一辈子独身；又好象对这件事早就不感兴趣，甚至已经厌烦了。这常常使一些关心她的人

迷惑不解，减少了关心她的热情。

其实，这是一种曲折而动人的心理反应：是强烈的自尊心受到挫伤后所采取的医治措施；也是深沉的自卑感的高傲流露；有一种愤懑的赌气动机潜藏在心底；也是无能为力的倔强表现。

这是掩饰失败的自作聪明的手段，也是否认无能的自欺欺人的方法。

当一个人对解决个人困难力绝计穷、又无法得到外援的时候，往往把克服困难的力量用来折磨自己。

这样，她陷入了更加矛盾的痛苦中。

矛盾的一方是自己，另一方还是自己，因此，受害的还是自己。她的心田已成为矛盾冲突的战场，被矛盾摧残着、践踏……

矛盾越尖锐、越激烈，她的表情越平静、越若无其事。

姑娘最清楚：自己多么渴望早日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啊！她深感无情增长的年龄对自己的威胁：二十八岁啊！对于男子还没有什么，而对于一个姑娘就意味非常了。这个年龄，有多少年轻的母亲正贪恋着家庭温暖，陶醉在同孩子的欢愉之中。但是，自己却仍然在孤独的险境中徘徊，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结束。这个年龄，每增加一天，都会为处理婚事增加一分困难。它孕育着个人生活难以预测的不幸，就象小麦在成熟期，晚一天收割，都会迅速趋于干枯。在这个时候，有经验的农民会刻不容缓地收割；然而，找对象毕竟不是收小麦，光有热情和干劲是不行的，往往事与愿违：弄得自己心神错乱、日夜焦虑。还不如忘掉这件事情，能使自己少受一些

折磨。

与此同时，有人开始议论起她的婚事了。

他们好象愿意欣赏她的焦躁，喜欢观察她的苦恼；有人甚至拭目以待，看她能否找到对象，或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。这一些，使性格脆弱、自尊心极强的姑娘象受了极大的侮辱。她敏感、赌气地避开他们的视线，尽量不给他们创造任何议论的条件。逐渐地，她学会用若无其事的神情装潢自己，以抵销他们观察、议论自己的兴趣；消除他们以为自己为婚事着急的印象。有时，她不惜违心地避开向自己主动表示好感的小伙子；倔强而自信地谢绝了一些好心为自己介绍对象的人，制造出一种故意晚婚或不愿结婚的假象。

她这样做，又使家里的人对她的态度有所改变：

母亲开始不克制自己的急躁与不满，有时公开埋怨她不重视婚事，甚至发誓再也不管她的婚事了；弟弟妹妹们也逐渐消失了对姐姐的同情与担心。大弟弟卫平、大妹妹惠芳都下乡多年；二弟弟卫宏、小妹妹惠芬也马上中学毕业，他们开始侧重为自己犯愁了；父亲自从被打成右派以来，变得寡言少语，几乎从不过问大女儿的事情。天长日久，苏惠娟的婚事好象被全家忘了。

后来，外界的议论也发生了变化：

有人说她性格孤僻，和人难以相处；有人说她心比天高，无奈命比纸薄；有的说她生理上不具备结婚条件……

她无力反击这些中伤，变得更沉默了。她在反修屯插队，却很少回家，有时，一年仅回来过一次春节，也是深居简出。笑容在她脸上长年少见，欢乐在她心里难以产生。她不愿去找

同学们玩，也不到亲戚家串门。玩耍的兴趣她没有，娱乐的吸引对她微乎其微，很少有人知道；她偷偷流了多少泪水。

姑娘的身体消瘦了，神色憔悴了，天天接触她的人感不到什么，一些和她久别重逢的人都要发出惊讶的叹息；并提出使她心绪凄凉的警告：

“要爱护身体啊！看你瘦成什么样子？比过去老多了！”

开始听到这些话，她无限伤感，几乎当时流出泪水；后来，她也就习以为常了，只是对说话人付以淡淡的苦笑。笑容中含有无可奈何的自卑，也有感谢对方关怀的含意。

长期的痛苦折磨，使她的情感不再充沛，神经反应滞缓；但是，伤感并不因此消失。每逢对镜梳扮或整理衣装，她看着自己消瘦无神、愁云密布的面孔，总要发出深重的叹息；她叹息自己的容颜未老先衰；叹息青春的一去不返；更叹息自己的命运太苦。

她感到绝望了：世界上没有她的乐趣，没有她的幸福。自己是不合格的政治产品，又象掉了价的某种商品。除了被外界歧视，或者象牛马一样出卖一身力气，不会有什么快乐。自己离开人间，不会给别人带来难过；而活在世上，只会给人家带来反感。如果说自己活着对别人还有一点好处，那就是为别人制造精神快慰——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身上对比出他们的幸福来。他们最苦闷的时候，也胜过自己最高兴的时候；自己仅有的一点权力是鼓掌；在社会的辽阔舞台下面，当一名低贱的观众，坐在最阴暗的角落里，即使心中再不满、再悲伤，也要用力鼓掌。

但是，很少有人了解姑娘的苦衷，只有自己最了解自

己啊!

她也有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岁月和理想驰骋的青年时代。不过，这些动人的回忆埋在她的思想深处，即使偶尔浮现在脑海里，给予她的也是伤感。

文化大革命前，父亲的“右派”帽子并没有使她感到多少政治压力。是因为幼稚帮助她减少了某些苦恼；也因为那时的政治形势不象现在这样咄咄逼人。她生活在学习空气极浓的学校里，一面刻苦地学习各种知识，一面用想象力来尽情描绘个人未来的理想蓝图；开始，她决心做一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，为祖国的富强奋斗一生；后来，她立志当一个优秀的歌唱家，为人民群众贡献青春。她沉浸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，跋涉在茫无边际的知识领域里。此外，她还积极参加学校的业余文艺活动和各项体育比赛，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文体方面的多才多艺，赢得了老师们的喜欢和同学们的敬慕。

被人喜爱无疑是一种幸福，受人敬慕自然有无尽的乐趣。

那时，走路象飞翔一样轻松愉快，吃饭象吃糖一样香甜；学习有美好的理想吸引，休息有丰富的活动从事；白天有生气勃勃的内容填充，夜晚有幸福的梦境衬托；生活充满了诗意，前途展示着魅力。后来她才知道，这是一段永远值得留恋的岁月。

此后，连绵的苦恼接踵而至……

一九六六年夏天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苏惠娟满腔豪情地投身于那场运动中。

那是日夜冲动的时期，也是如火如荼的岁月。时时有战

斗豪情充溢心中，不断有舍身的壮志滋生胸间。象在战场上冲锋陷阵，又似在刑场中慷慨陈词。印传单、贴标语、批斗“走资派”、跳“忠字舞”、开展“大颂扬”活动……数不尽的内容，做不完的工作。她整天奔波、忙碌，好象国家即将在自己的努力中日新月异地富强起来，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马上要在激烈的斗争里诞生。未来的世界一片鲜红——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那个样子——它马上就要光临祖国大地了，而自己就是这个美好社会的创建者、欢迎者。

正当她废寝忘食地冲动时，意外的不幸骤然袭来：造反派头头们在“纯洁队伍”的口号宣布后，把她清出造反团，因为她父亲是右派分子。

同学们开始远远避开她了，好象她身上有可怕的传染病。他们无视她的孤独和悲愁，有的甚至扬言与她彻底划清界限；连她最要好的女同学也毅然将她抛弃。上学无人和她一起走路，学校没有她活动的场所。同学们投来的目光，也抽走了从前的热情和信任，换上了敌视和轻蔑，各种关于她家庭成份的谣言也就应时而生了……

苏惠娟苦恼极了：空前的苦恼、陌生而无边界的苦恼。苦恼中隐藏着恐惧，恐惧里掺杂着绝望。她在这苦恼的沼泽中难以自拔，心中充满迷惘的空虚，孤独的悲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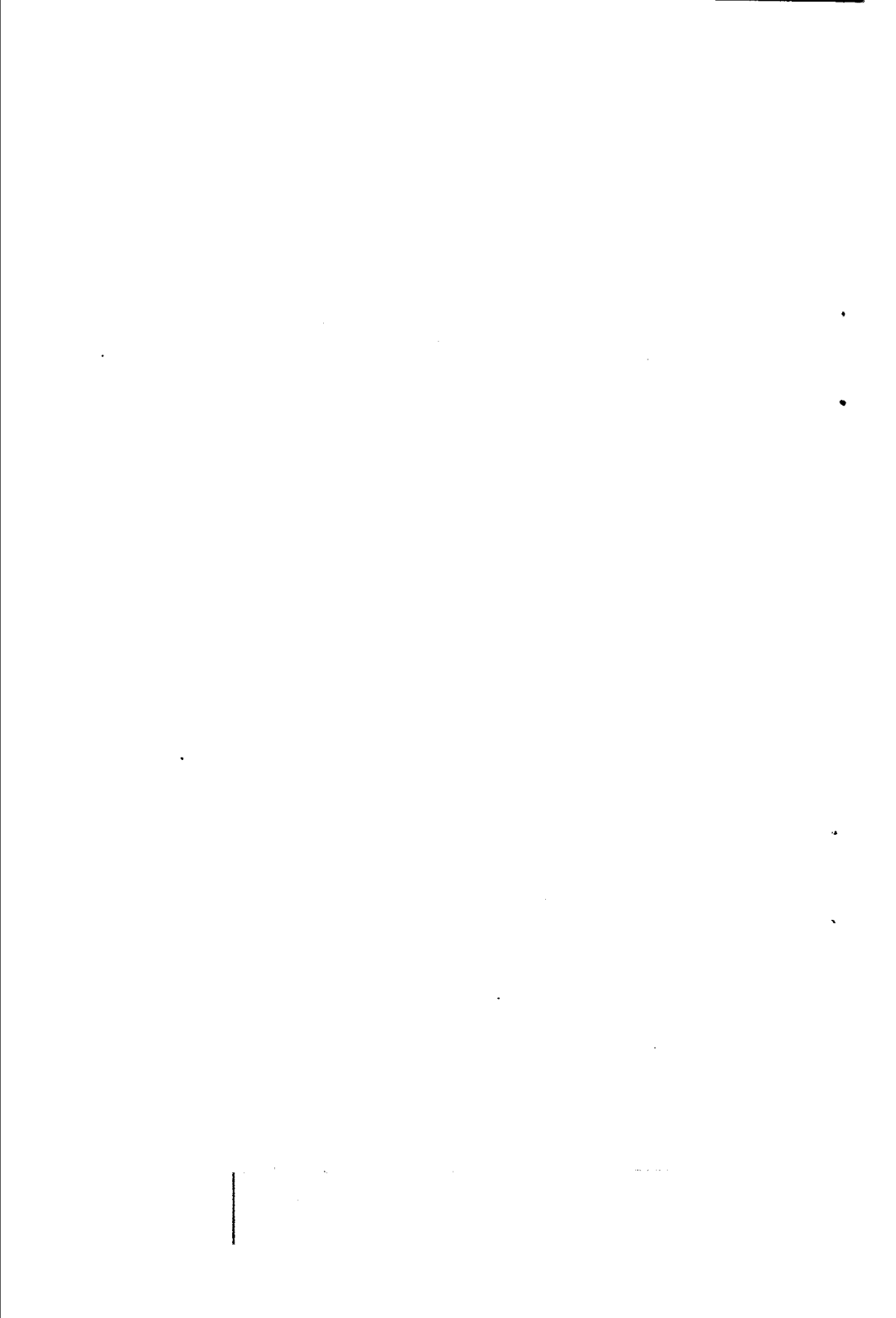
她只能向妈妈诉苦，可是，妈妈比她还苦恼，更没有主见。她不诉还好，一诉就引起妈妈更大的悲伤。

她埋怨过天天无话的父亲：为什么走上这条罪恶的道路，毁坏了自己，连累了后代！开始，她可以在父亲面前尽情发泄不满；后来，父亲被当成“苏修”特务嫌疑分子，让造反派抓进





同学们开始远远避开她了



了反省室批斗，她就不能发泄怨气了。

她想和弟弟卫平谈谈，因为他年龄和自己接近，稍懂一点事。可是，他的遭遇和自己一样，也装着满腹苦水无处倾吐。两个人在一起常常相对哭泣，无人劝解。

其他几个弟弟妹妹年幼无知，感受不到痛苦的深度；也不会表述苦恼。她不得不强忍悲伤，在枯涩的心灵中压挤出决心和力量，支撑着自己继续生活下去。

不久，家被造反派抄了。他们怀着伟大的动机、狂热而激进的情感，打、砸、抢、抓、抄，勇敢地毁坏着社会财物、摧残着无辜的人们。可惜，在他们清楚了自己的愚昧和冲动时，多少同胞已经在他们手中受了残酷的折磨；许多人已冤屈地死在他们手里了。

这是难以查清罪人的罪行。

这是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灾难；是新时代罕见的愚昧、野蛮行为；又是令后人、甚至自己都觉得费解和荒谬绝伦的事情。

“复课闹革命”后，苏惠娟又面临新的难题：

在派性斗争中获胜的红卫兵头头们，象凯旋归来的将领，管理着全体师生，主持着学校的活动，大有使党团组织和行政机构永久作废之势。因此，加入红卫兵组织，成了每个在派性斗争中失败的师生的当务之急，否则是十分危险的。这种“危险”，既不是断食、拷打；也不是杀头、坐牢，而是比上述内容更可怕的危险。它恫吓着每一个非红卫兵成员。出身不好的苏惠娟，自然面临着更大的威胁。

她写了几份申请书，都被红卫兵头头们以不同的冷漠态度所拒绝，理由是家庭成份不合格；有时，送上去的申请书象

石沉大海。但，明知加入不了也要继续申请，否则，会被视为不要求上进，稍加分析上纲，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。

弟弟、妹妹们也受到了类似的待遇。

本来，凭着良好的音乐才能，她可以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。过去，她是学校里最好的歌手啊！文化大革命初期，她被造反派组织临时吸收，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文艺演出；可是，不久就被清除了。一些水平极差的人，却倚仗着声嘶力竭的喊叫和汗流浹背的奔窜，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的羡慕之情也演变成一支痛苦支流，汇入到她郁愁的主流中……

一九六九年春天，珍宝岛战斗结束不久，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。

因为家庭属于“黑五类”，她有自知之明，在学校第一个报名下乡。她既不敢象有些人那样向组织讨价还价，又不能象一些人凭着家庭地位和社会交际，走后门找了工作。她来到反修屯插队落户。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一个报名并没使她受到学校的表扬，她早就被逐出表扬的范围了。

在农村，她没有被繁重的体力劳动吓倒。凭着不甘落后的精神，她很快熟悉了各种农活，使不少同学显得落后。社员们没有因为出身问题而减少对她的表扬，使她几年来第一次享受到做人的光荣，也尝到取消政治歧视后的快乐。她和村里一些妇女的友谊，融化了她心里孤独阴郁的冰霜。艰苦的劳动，使她身心健康，感受到创业的喜悦。她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，每离开一段时间就怀念不已，若有所失。但是，生活又向她提出了新的难题：

这就是人人必须处理的婚姻问题。

年龄日益紧迫地告诫着她：应该抓紧处理婚事了，因为她已经是二十四、五岁的人了。家庭的困境也使她日夜为婚事焦虑；父亲身患冠心病，被斗反省期间，还留下了腰疼病、风湿症；母亲体弱多病，越来越难以胜任繁杂的家务；年龄较大的卫平、惠芳已先后下乡；剩下的卫宏、惠芬年龄小，家里非常需要自己回去照顾。可是，自己没有门路，家庭成份又不好，要想进城比登天还难。也许在城里找了对象，结婚后会调进城里，然而，一想起婚事更使她苦恼：家里曾在城里介绍过几个对象，人家一听她的出身和工作，便委婉推卸了。每次介绍都使她得不偿失，她只能加深对自己低下、卑贱的认识，产生长期难以泯灭的苦恼。

她不想处理这件恼头的事情了。

可是，她又随时收到一封封家信、电报：母亲病重或父亲病重……

别人、尤其是同学们结婚的消息常常诱引、刺激着她。

与此同时，同学们一个个离开曾被他们讴歌的改天换地的农村战场；有的欢喜地上了大学；有的激动地参了军；有的高兴地当上工人或职员。他们出身好，并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做后盾；他们托亲求友，不惜破财送礼，达到了进城的目的。这一切，都与自己形成鲜明对比，使她顾影自怜、自卑郁愁。

后来，只剩自己和一个男同学留在队里。男同学叫黎忠信，父亲是原市卫生局长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因为一件历史问题不清，至今没有解放出来工作，在东北市革命委员会“五·七”干校里“锻炼”。

共同的低下处境使他们相互之间渐渐产生了爱情；良好

的接触条件使彼此的感情有所加深；婚事的苦恼、前途的昏暗使她下了最后的决心，和他结为终身伴侣。

后来，姑娘表示了自己的爱情。如果说她用话语表示了，那么她又用一系列行动加深了爱情。

从表示了态度那天起，她就开始为他织毛衣，常常织到深夜。毛线是她用省吃俭用的钱买的。

后来，她又为他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衣。

每次从城里回来，她至少给他带点糖果之类。

她负担了小伙子的全部拆洗缝补工作，把从事这些当作一种欣慰的享受。

.....

这一切，使小伙子感激不已，多次发出山盟海誓。这被姑娘视为最高的报酬，暗暗体味内心的激动。

姑娘的脸上出现了笑容，心头荡漾着喜悦的春风；劳动增添了干劲，生活充满了热情。她时常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，暗自羞怯地设想、修改着婚后的情景，觉得自己的精神有了寄托，终身有了归宿。从前的苦恼全部被爱情的幸福抵销了，即使今后有更多的困难，也不会使她重陷苦恼的泥塘。

这是自然而大方的恋爱：没有见面后的心跳脸红，没有勾心斗角的经济谋算；地里耕作时的相互一瞥，会激起双方陡涨的劳动热情；吃饭时的你推我让，也会使彼此更加敬重。在繁忙杂乱的生活中，他们热烈地爱恋着。

数不清多少个夜晚，他们并肩漫步在田野，饱赏着素美壮阔的山村风光；耳畔传荡着庄稼的低唱；头上闪烁着晶莹的星斗；眼前翻滚着无边的绿浪；鼻下飘浮着清新的稻花香……

二十五、六岁的人，正是血气方刚、感情充沛的时候。他们畅谈着将来的打算，表述着真挚的爱恋。山川令人心旷神怡，人更觉得山川壮美；这空旷幽静的原野，远胜过城市中的花园，它使人产生旷达深远的情感；那点缀着青草的土路，既是出、收工常走的路，又是漫步的天然场地，它令人产生高洁的节操和富有诗意憧憬。不必顾虑有人偷听，不必担心有人窥伺，两个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。

夏风抖动着他们的衣襟，撩乱了两人的头发……

偶尔几只青蛙在脚边跳起，又蹿入茂密的草丛……

姑娘不停地挥动着扇子，为自己、更主要是为情人赶走身上的蚊虫……

沁人心脾的环境，令人陶醉的夜啊！

当坚贞的誓盟与幸福的生活规划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以后，他们共同感到有一种东西在阻碍着感情的发展。这时候，似乎只有彼此的亲热倚偎才是表达爱情的唯一有效手段，也是双方不谋而合的长期向往的目标。这样做了后，语言的感染力增加了，目光的含意丰富了，他们的爱情更深了。

幸福总是给人以无尽的欢乐。然而，幸福一旦消失，痛苦往往更加深刻。

他们相爱不到半年，黎忠信的父亲被重新起用，继续出任东北市卫生局局长。老子的得志，使儿子的待遇发生了变化。父亲上任不到一个月，就和从前的同事、新交往的掌权者建立了蜘蛛网般的联系，并把黎忠信调回市里，在市外贸局安置了一个使不少人羡慕的工作。

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苏惠娟怀着苦涩的依依别情为他

送行。她压抑着凄楚的自卑向小伙子表示祝贺：祝他有更好的前途；噙着泪水嘱咐他在市里重新选择伴侣。当她说到他一定会找到比自己好的伴侣时，终于泣不成声了。

这一夜，苏惠娟彻夜失眠……

间断的啜泣，使她的眼圈红肿。除了内心痛苦的折磨，她还因为别人看见了自己流泪的痕迹，感到了羞耻的刺激。

黎忠信回城两个月后，一直没有来信。这使姑娘用来安慰自己的残余希望不得不忍痛丢弃。她逼迫自己尽快接受一种不祥的估计，准备面临一次不幸的结局。正当痛苦阻碍她接受这种估计时，小伙子的书信来了。它打破了姑娘的痛苦阻力，面对一封柔情的“断交”信。

信是这样写的：

我日夜怀念的娟：

分别两个多月了，我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深切地思恋着你。多少次为你厌烦菜饭，多少次为你长夜焦虑。本来想早早给你回信，以解除你煎熬心肺的挂牵；可是，我提了几次笔都没有写成，有几次是写了一半就撕了。爱恋阻碍着我的笔杆，苦痛堵塞了我的思路，我实在不忍心给你写这封痛心裂肝的书信啊！

然而，等待意味着延长折磨，犹豫等于坑害双方。我不得不下定决心，抛出这封断绝我们关系的信。

由于我当初考虑不周，万万想不到我们的恋爱是一次无知的冲动、草率的相处。在我叙述我们断绝关系的理由之前，请原谅我刺疼你的自尊心；否则，我只能撒谎欺骗你了。主要因为你的家庭成份，我们家不同意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会影响我和后代的前途。他们的意见，我虽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，但在理智上，却痛苦地同意



了。在个人前途和对你的忠诚上，请原谅我现实地选择了前者。再因为你工作在农村，而且今后难以调回城里，又构成了我们家第二条反对理由。生活是现实的，人的思想不能摆脱现实的左右。两地生活的困难是可想而知、不容忽视的；而一个社员的微薄收入，给未来家庭带来的困难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。尽管近年来人们都喜欢唱自欺欺人的高调，可让谁从城里回反修屯也是不会干、干了也会后悔的。这种后悔足以使夫妇生活的幸福变为苦恼。愿你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吧！

写到这里，我难以写下去了。泪水流出了我的眼睛，良心受到了残酷的谴责。啊！我们败给了现实！理想被社会战胜，精神输给了物质。我不想过分地渲染悲伤，那只会让厄运兴灾乐祸，给我可怜的往昔的情人增添更多的悲酸。让我们尽快治好各自的创伤，沿着新的生活道路前进吧！

祝你精神愉快！

黎忠信敬草

她的手在抖动，心在紧缩，终于，泪水雨点般地洒下来，信纸被浸湿了……

一会儿，她一头扑在自己的被子上，再也无力爬起来了。

这是一次严酷的精神打击。因为是从小第一次深刻的爱情打击，显得强烈有力；由于对昔日甜蜜相处的追念，显得痛苦难耐；因为对方得志的反衬，感到无限自卑；由于更加缥缈凄楚的前景的威吓，使姑娘几乎失去生存信心。小伙子恋恋不舍的断交辞令不能使她感到快慰；对方对她的出身和地位的挑剔又一次使她重新认识自己的低贱。她越相信对方的真诚，苦恼越大；越承认黎忠信这样做是现实的、理智的，越感到